

前线

前

線



一九二六年，一個夏天的晚上，被稱為赤都的C城，大東路路上，在不甚明亮的電燈光下，有一些黑土壤和馬糞發出來的臭味。在那些臭味中混雜着一陣從K黨中央黨部門首的茂密的雜樹裏面透出來的樟樹香氣。霍之遠剛從一個朋友家中喝了幾杯酒，吃了晚飯出來，便獨自個人在這兒走着。他臉上為酒氣所激動，把平時的幽沉的，灰白的表情罩住。他生得還不俗氣，一雙英銳的俊眼，一個廣闊的額，配

着豐隆的鼻，尖而微橢的「額。身材不高不矮，雖不見得肥胖；但從他行路時挺胸闊步的姿勢看來，可斷定他的體格還不壞。他的年紀約莫是廿三四歲的樣子，舉動還很帶着些稚氣。

他是 S 大學的正科三年級學生，（自然是個掛名的學生，因為他近來從未嘗到課室上課去。）一向是在研究文學的。他本來很浪漫，很頹廢，是一個死的極端羨慕着。可是，近來他也幹起革命來，不過他對於革命的見解很特別，他要把革命去銷除他的悲哀，正如他把酒和女人文藝去銷除他的悲哀一樣。他對於人生充分的懷疑，但不至於厭倦；對於生命有一種不可調解的憎怨，但很刻苦地去尋求着牠的消滅的方法。他嘗把酒杯和女人做他的對象去實行他的慢性自殺；但結果只令他害了一場心臟病，沒有死得成功。現在，他依然強健起來，他不得不重尋牠的消滅的對象；於是，他便選中革命這件事業了。

在他四周圍的朋友都以為他現在是變成樂

觀的了，是變成積極的了；他們都爲他慶幸，爲他的生命得到一個新的決裂口而慶幸。他實在也有點才幹，中英文都很不壞，口才很好，做事很熱心，很負責任。所以在一班熱心幹革命的人們看起來，也還覺得他是個不可多得的同志。因此之故，他的確幹下了不少革命事業；並且因此認識黃克業，K黨部中央黨部的執行委員。得他的介紹，他居然也做起中央黨部裏面的一個重要職員來。他住的還是住在S大學裏面。吃飯却是在黃克業家中搭吃的。今晚，他正是從黃克業家中，喝了幾杯酒，吃了晚飯走到街上來的。

『蒼茫漸覺水雲涼，夜半亢歌警百方；怕有魚龍知我在，船頭點取女兒香！』……他忽然挺直腰子，像戲臺上的鬚生一樣的，把他自己幾天前在珠江江面遊蕩着吟成的這首詩拉長聲音的唸着。他的眼睛裏滿包着兩顆熱淚，在這微醺後的夏晚，對着幾盞疎燈，一街夜色，他覺得有無限的感慨。

『這首詩做得還不錯，正是何等悲歌慷慨！唉！珠江江面啊，充滿着詩的幻象，音樂的諧調，圖畫的靈妙，軟和的陶醉的美的珠江江面啊，多謝你，你給我這麼深刻生動的靈感！』他感歎着，珠江江面的艇女的麗影，在洶湧的水面上浮動着的歌聲，在夜痕裏映躍着的江景，都在他的腦上閃現。

『一個幻象的追逐者！一個美的尋求者！啊！啊！』他大聲的叫喊着，直至街上的行人把他們驚怪的目光都集中釘視在他的臉上時，他才些微覺得有點 Shyness，覺得有點太放縱了。

他把臉上的笑容斂住，即刻扮出一段莊嚴，把望着他的人們復仇似地各各報以一眼，冷然的，傲岸的，不屑的神氣的一眼。以後，他便覺得愉快，他覺得那些路人都在他自己的目光中折服着，敗走了。他滿着勝利的愉快。至在這種勝利的愉快的感覺中，S大學便赫然在他的面前出現了。

S 大學是前清貢院的舊址，後來改作兩廣優級師範，後來，又改作廣東高等師範，再後改作廣東大學，直至現在才把他改稱 S 大學。S 大學的建築物和兩廣優級師範時候絲毫沒有改變；灰黑色的兩座東西座教室，大鐘樓，軍樂樓，宿舍，——這些都是古舊的洋式建築物。圖書館，算是例外，牠在去年脫去牠的緇衣，重新粉上一層淺黃色的牆面。前清時大僚宴會的明遠樓大僚住居的至公堂，舉子考驗的幾間湫隘矮小的場屋都保留着，在形成這大學的五光十色，並表示佔據着兩朝幾代的歷史的光榮。C 城的民氣一向是很浮誇的，喜新厭舊的；這大學的竭力保存舊物，便是寓着挽救頹風於萬一的深意。

他踏進 S 大學門口時，銀灰色的天宇，褐黑色的廣場，緇衣色的古舊的建築物都令他十分感動。他覺得森嚴，虛闊，古致，雄渾，沉幽，他一向覺得在這校裏做學生足以傲視一切，今晚他特別為這種自信心所激動。校道兩旁

是兩列剪齊的Shrub，在教室的門首有兩株棕櫚樹，大鐘樓旁邊雜植着桃樹，李樹；教室與圖書館中間的曠地，有千百株綠葉繁陰的梅樹。在圖書館對面有一條鋪石的大道，大道兩旁整列着枝幹參天的木棉樹。他嗅着草木的香馥，一路走向宿舍去。宿舍在圖書館後面，門前也有兩株棕櫚樹；不一會便到了。

宿舍的建築是個正四方形，四層樓中留曠地，形似回字。宿舍裏面可容一千人。在這回字的中間，有幾株枝幹聳出四層樓以上，與雲相接的玉蘭樹。清香披拂，最能安慰學生們幽夢的寂寞。

宿舍的號房是個麻面而好性氣的四十餘歲的人和另一個光滑頭，善彈三絃，唱幾句京調的老人家。霍之遠常時是和他民說笑的。這時候，他剛踏進門口，他們便朝着他說；『霍先生！』他含笑向着他們輕輕點着頭，和易而不失威嚴地走上宿舍二樓，向東北隅的那一間他住着的房裏去。

這房縱橫有三丈寬廣，僅住着他 and 一個名叫陳尸人的。陳尸人是個貓聲，猴面，而好出風頭的人。他雖瘦弱得可憐，但他仍然是個「無會不到，無稿不投！」的努力份子。霍之遠一向很看不起他，但這學期他因為貪這房子清爽寬闊，陳尸人有住居這室的優先權，他便向他聯絡一下，搬到這兒來住。

和他四年同居，堪稱莫逆的幾位朋友；羅愛靜，郭從武，林小悍是住在同座樓北向第廿號房的。他走到自己的房裏不到五分鐘後便走到廿號房去找他們。當他走到廿號房時，房門鎖着，房裏面的電燈冷然地照着幾隻 Empty Chair；帳紋的黑影懶然地投在樓板上。這一瞬間，他覺得有點寂寞了。

他呆然地在廿號房門口立了一會，玉蘭的茂密的葉蔭成一團團的黑影，輕幻地，蕩動地在他的襟上撫摸着。遠遠地聽到冷水管噴水的潺潺的聲音，混和着一兩聲淒沉幽揚的琴聲。他吐了幾口氣，張大着雙眼，聳聳着肩，心中

說一聲，『討厭！』便走回自己的房裏去了。

過了一會，他覺得周身了無氣力，胸口上有一層沉沉的壓逼。陳尸人正在草着『教育救國論』，死氣沉沉地浸滿他的無表情而可憎的面孔上。他望着霍之遠一眼，用着病貓一般的微弱的聲音說着：

『Mr.霍！今晚不到街上去嗎？』

他不待得到回答，已經把他的兩隻近視眼低低地放在他的論文上了。

『無聊之極！遊河去罷！』他心中一動，精神即時煥發起來。他面上有一層微笑罩着，全身的骨節都覺得舒暢了。

他即時換着一套漂亮的西裝，西裝的第一個鈕孔裏掛上一個職員證章。戴上草帽，對鏡望了一會，覺得這副臉孔，還不致太討女人家的厭。他心中一樂，嗤的一聲笑出來。

『名譽也有了，金錢也有了，青春依舊是我的呢！』他對着鏡裏微笑的影讚嘆着。

『老陳！唔出街嗎？』

他照例地對着陳尸人哼了這一句，便走出門口來，一口氣地跑到珠江江岸去。

C 州最繁盛的地方要算長堤，最綺麗不過的藏香窩，要算珠江河面。長堤是障着珠江的一條馬路，各大公司，各大客棧，妓院，酒館都蒼萃於此；車龍馬水，笙歌澈夜。珠江河面有蛋家妹累萬，水上歌妓盈千。她們的血肉之軀發出來的柔聲怨調，媚態嬌聲，造成整個江景的美和神祕。

S 大學距離這兒，不過一箭之遙，霍之遠從校裏搖搖擺擺地走來，一會兒便到了。

在岸邊的柳陰下黑壓壓地站着成羣結陣的蛋家妹。她們都是爲生活所壓逼，習慣所驅使，先天所傳受的在操着蕩舟兼賣淫的生活。她們穿着美麗的衣衫，大都踏着拖鞋；肌肉很結實，皮膚很壯健，姿態很率直，不害羞，矯健，婉轉，俏麗。身體在搖擺着，口裏在喊着；『遊河啊——遊……河……啊……萬……遊……河……啊……』聲音非常淒婉，悲媚，帶着生

涯苦楚的哀音和挑撥肉慾的淫蕩的苦調。

之遠到這 C 城來的起始四年，一步都不敢來到這種地方。他慣在酒家，茶室消遣他的無聊的歲月。他也嘗和他的朋友們在熱鬧場中叫過三幾次歌妓；但並不至於沉湎。本年暑假期內，他因為沒有回家，便開始和他的幾個朋友來這水面遊蕩過幾次。他們因此在這河面上認識一個蛋家妹（或者可以稱為艇女。不過稱他做蛋家妹是 C 城人的習慣語）。這蛋家妹姓張名金嬌，年約二十一二歲，有一雙迷人的媚眼，像音樂一樣的聲音；一個小小的櫻桃嘴，笑時十分美麗。他們都被她迷住。感情和她最濃密的要算霍之遠。霍之遠今晚所以覺得非遊河不可的，也正為的是在掛念着她。

霍之遠這時像一位王子似地走過這羣艇女身旁，一直跑向張金嬌的花艇的所在地去。他給許多蕩舟的婦人們認識了，她們都知道這位王子的情人便是張金嬌。她們一見他走近前面時便高聲喊着；

『金嬌啊！你的好人來找你咯！』

一聲壓壓的嬌聲應着，一個穿着黑紗衣裳，身材嬌小的俊俏的少女的笑臉在他的面前閃現。這少女站在船頭，很高興地，很覺得光榮似地在向他招呼。這時候，他已由岸上的一個婦人招呼他坐上小舟蕩到她的面前了。

他拿了二角錢給那婦人後，便踏上金嬌的船上去。金嬌很賣氣力地把他扶住，他面上一陣熱，心頭一陣愉快，便隨她走向船裏面去。

船裏面佈置得很華麗，供着一瓶蓮花，一瓶蝶形的白色的花。幽香迷魂，秀色入骨。他一走進來，她便爲他脫鞋，脫去外衣，外褲，問着長，道着短。他癡迷迷地儘倚在她的身上。

她的假母名叫陸嬌的，年約四十餘歲，是個八分似男人，二分似女人的婆婆，很慇懃地問着他幾句，便故意地避到隔船去了。她的小弟弟，一個徹夜咳嗽，瘦得像個小骷髏似地小傢伙，也很知趣的隨着他的媽媽走開。她的姊姊，是一個十分淫蕩而兩頰紅得像熟透的蘋果

，身材有些臃腫的二十四五歲樣子的女人，這時候已和她的姘客蕩「沙艇」去了。這船裏面只賸下他們倆。

『乜你的面紅紅地，今晚飲左酒係唔係啊？（爲什麼你的臉兒紅紅的，今晚是不是飲過酒的啊？）』金嬌媚聲問，她一面在泡着『菊井茶』給他喝。

『係咯！我今晚係飲左幾杯酒！真爽咯！你睇，我而家——（是的，我今晚喝過幾杯酒。真快樂啊！你看！我現在——）他說着，把他的熱熱的臉親着她的頰，冷不妨地便把她抱過來接了一個長吻。

『你睇！我而家醉咯！』他繼續說着，臉上溢現着一陣稗氣的笑，頭左搖一下，右搖一下，像一個小孩子一般的神氣。

『你要顧住啫！飲咁多酒會飲壞你啫！（你要小心些！喝酒太多，怕把你的身體弄壞了！）她很關心似地說着。……………

她把船的後面的窗和前面的門都緊緊地掩

住；窺着鏡，弄着一回鬢髮；望着他只是笑。她的笑是美的，是具着無限引誘性的，刺激性的，挑撥性的，但仍然是無罪的。她的態度是這樣的活潑，自然，柔媚。在燈光下，珠飾琳琅的小檯畔，和髮香，肉香，混雜着的花香中，他陶醉着。

『我估今晚唔撞到你，慌住你俾你的佬拉去咯！（我以爲今晚不能會見你，怕你給你的姘客帶去！）』他戲謔着說，從她的背後摟抱着她。

『睇！（讀Choy）你真係！我——唉！』她賭着氣說，把笑容斂住，作欲哭出來的樣子。『我知道你今晚緊來，我由食飯塊陣時等你等到而家！我真係唔想同佢的隨便行埋咯！（我知道你今晚一定來，吃晚飯時我便在這兒等候你，一直等至這個時候！我真不願意隨便和第二個男人在一處玩的啊！』

『咁咩？哎喲！真係唔對得你住咯！（這樣麼？哎喲！真對你不住了！）』他說着，撫

着她的柔髮，加緊地把她摟抱着。這時候，他已是失了主宰，再也不能夠離開她了。

她依舊地笑着，忽然地把她的外衣，外褲脫去，身上只穿着一件淡紅色的襯衣，一件薄薄的短紗褲，很慵倦似地，吸息幽微地抱着他，略合上眼仰臥下去。他覺得一陣昏迷，乘着酒意把她摟抱着並且要求她把衣褲脫光！她把眼睛朝着鄰船望，示意不肯。他即刻把他的臉部掩藏在她的胸上，作出很怕羞的樣子。她笑着說；

『咁大塊仔，重怕醜咩？（這麼大的兒子，還怕羞麼）？』

過了一會，他摸她的下體和他自己的下體都濕了一片，覺得更加羞澀。她只是笑着，迷魂奪魄的笑着。他心中覺得很苦，表面上只得和着她機械似得笑着。

二

第二天，晚上，霍之遠在 S 大學宿舍裏面

他自己的房裏教他的幾個學習英文的學生。學生裏面一個是女性，年約十八九歲，是個神經質而有些心臟病的少女，剪髮，穿着淡灰色的女學生制服，面部秀潤，有含情含怨的雙眼，容易羞紅的雙頰；中等身材。她很喜歡研究文學，情感很豐富。她的名字叫林妙嬋，廈門人，新從廈門女校畢業到 C 城來升學的。她父親是黃克業的朋友，故此，現時便在黃克業家中住宿。霍之遠因為天天都在黃克業家中和她一處吃飯，因此便和她認識。她和霍之遠在黃克業家中第一天相見便覺得有點不平常，幾天後她便把她的身世告訴他，覺得有些依依戀戀了。因為要使他們相見和談心的機會多，她便要求他教她讀英文。

其餘的兩個學生都是男性；一個名叫黃志銳，矮身材，大臉膛，兩眼圓大有神，年約十六歲，是黃克業的弟弟。另外一個名叫麥克揚，瘦長身材，臉孔些微漂亮，年約二十歲，和林妙嬋結拜為兄妹。這一次才和霍之遠認識。